

中国第一位乒乓球世界冠军,从这里走出!

新华社记者韦骅、万后德

在8月5日东京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项目的颁奖仪式上,中国队与中国香港队同时站上了领奖台。仪式结束后,两队合影留念,照片中的五星红旗与香港特区区旗交相呼应,金牌与铜牌熠熠生辉。这是中国体育史上又一个值得骄傲的时刻,也是令无数国人自豪的瞬间。

在中国,乒乓球被称为国球,长久以来,香港同胞对之关注、热爱、自豪。因为,中国乒乓在世界舞台长盛不衰,中国香港的体育人也作出了贡献。

容国团,一个闪亮的名字。60多年前,正是这位在香港出生、长大的小伙子,为新中国赢得了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。

记者4日来到香港工会联合会(工联会)会议室,远在千里之外的东京,奥运会乒乓球男团半决赛中国队与韩国队比赛现场,缺少了观众的体育馆显得有点冷清。但香港工联会的会议室里,人们在投影前挥舞国旗、拍打助威棒,为中国队赢得的每一分加油鼓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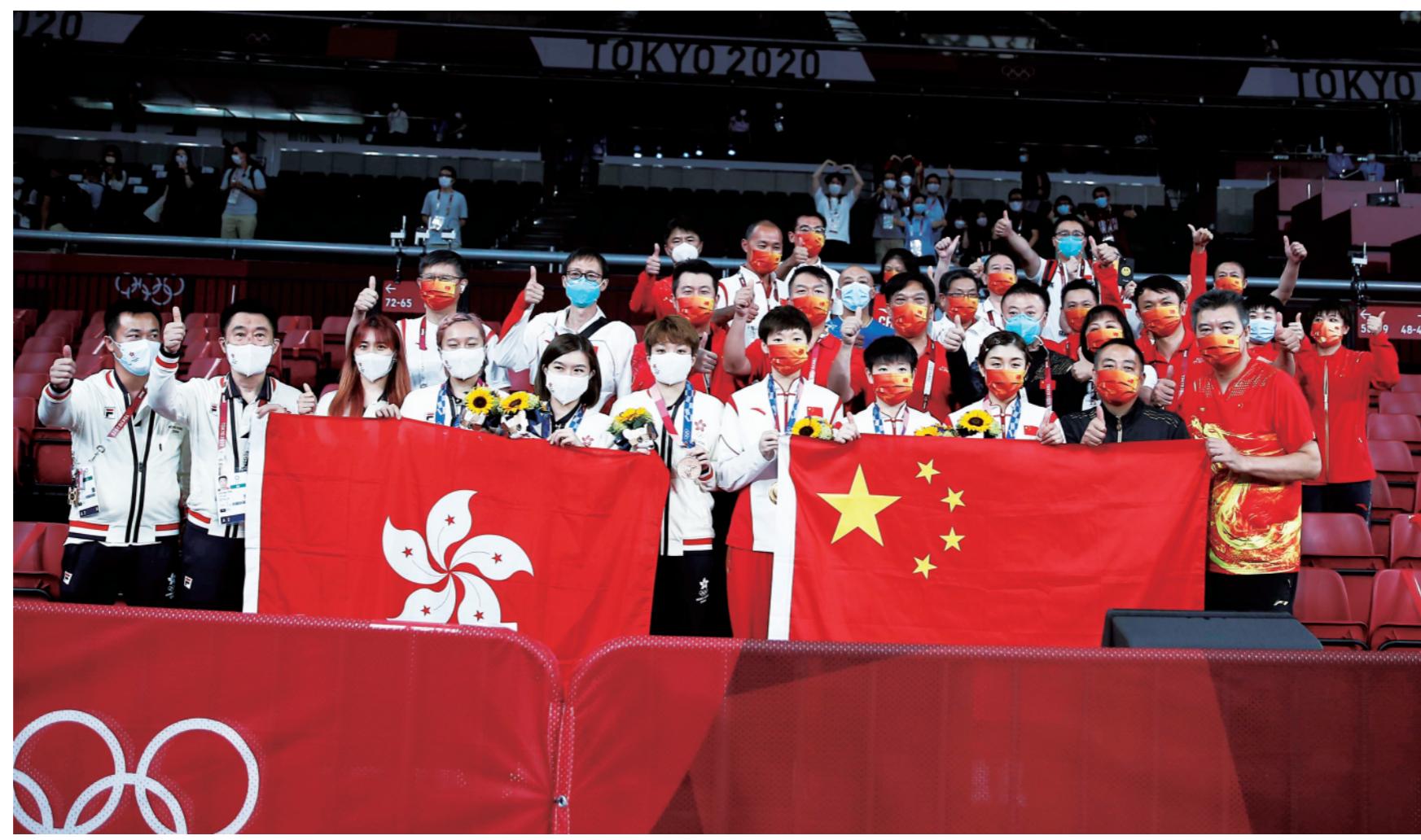
中国队马龙的精湛球技,让这里的人们想起来自港九渔业职工会、曾在工会和工联会担任乒乓球教练的容国团;樊振东的大声呐喊,也让他们联想起几十年前的一段峥嵘岁月。

容国团于1937年出生于香港,抗战时期香港沦陷,他几经流离,在8岁时回到香港。虽然在校成绩不错,但由于父亲失业,13岁时被迫辍学。不过,失之东隅收之桑榆,这却成为他步入乒坛的一个重要起点。

“在我看来,容国团就是一个天才。”94岁的港九渔业职工会前辈邓锦华回忆说,“我从街边捡回来一张没人要的乒乓球桌,和当时人称香港‘乒坛十杰’之一的戴树荣打球。容国团看到我们在打球,就帮着捡球。”

年少的容国团当时对乒乓球一窍不通,但出色的天赋让他上手极快,短时间内便能与戴树荣并驾齐驱。不久后一支澳门的冠军队到港,在筲箕湾鱼市场,容国团击败对手,一战成名,赢得了“东区小霸王”的称号。

容国团名声在外,一位爱好乒乓球的鱼市场老板得知后邀请他来打工,在鱼市场工作,容国团有了更多接触渔业职工会的机会,加上父亲是工



8月5日,中国乒乓球队成员和中国香港乒乓球队成员在颁奖仪式后一同合影。

新华社记者王东震摄

联会属会香港海员工会的会员,容国团会不时到工联会练球,开启一段不平凡的人生经历。

当年渔业职工会的另一位成员尹广霖说:“容国团早上4点开工,7点收工,其余的时间干什么呢?就是打乒乓球,日打夜打,没教练。没人陪他打,他就自己对着墙打。”

两三年间,容国团参加了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赛事。频繁代表工会和工联会参赛,也引起了鱼市场老板和渔商的不满,认为他“去左派工会”,是“亲共”,令其悔过书。但容国团拒绝屈服,就这样他失去了工作。

后来在工会和工联会的邀请下,容国团成了业余教练,虽然薪水不多,但能更专注于乒乓球,大赛经验也能进一步得到积累。

“渔业职工会主席请容国团来工会做主教练。因为当时工会很穷,又没办法要求会员交很多学费,每个月只能给容国团20块‘车钱’,每个星期三晚到工会做教练。”邓锦华说。

那以后,容国团多次穿梭于香港和内地之间参加比赛,开阔了眼界,球技更上一层楼。期间击败了来访香港的前世界冠军、日本选手荻村伊智朗,震惊世界乒坛。

逐渐地,容国团萌生了到内地发展的想法。在多方穿针引线下,容国团跨过罗湖桥,加入广州体育学院学习。他全情投入专业训练,球技得到进一步升华。

1958年4月,容国团发出3年内夺得世界冠军的宣言。意想不到的是,梦想提前两年便实现了。

1959年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单决赛,面对匈牙利名将西多,容国团3:1获胜,圣·勃莱德杯上第一次刻上中国人的名字,令整个新中国为之振奋。这个冠军不仅掀起了一波乒乓球热潮,容国团也成为中国青年的模范。

香港工联会理事长黄国说:“香港人民为国家体育作出巨大贡献,容国团是一个重要代表,是工联会引以为傲的偶像。容国团是中国乒乓球的先驱,带动了乒乓球事业蓬勃发展,之后在世界上所向披靡。”

两年后,在北京举行的乒乓球世锦赛上,中日两队在男团决赛中相遇。容国团在关键一战前,喊出了“此时不搏,更待何时?”的名言。凭借不服输的拼搏精神,他与队友一同实现梦想,为

中国首夺男团世界冠军,中国乒乓球长盛不衰的局面就此展开。

容国团的这一声呐喊,激励着几代中华儿女为国拼搏、顽强奋斗。

黄国说:“当时港英殖民统治下,华人地位不高,爱国人士受打压,打工仔处境艰难。这句话很有鼓舞人心的作用,也反映了当时爱国人士和基层劳工盼望出人头地的心声。”

提起本届奥运会上中国队与香港队的那张合影,黄国说:“60多年前,容国团代表中国乒乓球队取得首个世界冠军,60多年后,中国队和中国香港队在奥运会乒乓球项目上又取得佳绩。这见证了国家巨大进步。工联会作为爱国工会,更应发挥积极作用,作出贡献,不负时代使命。”新华社香港8月8日电

一年半没回到日本,在中国定居的纪录片导演竹内亮受朋友邀请,放下了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,在奥运会开幕一个多月前来到了东京。促成此行很重要的原因,是拍摄东京奥运会的纪录片。

2020年6月,竹内亮曾去往解封后的武汉,跟拍了疫情后十位武汉人的生活,这部电影名为《好久不见,武汉》的纪录片时长1小时01分,目前全网播放量超过三千五百万。这也让竹内亮被更多人熟知。

对于这次回日本拍摄东京奥运会的纪录片,竹内亮有他的初衷和想法。

“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疫情之下办奥运会,从来没有体验过,所以我想去看。”竹内亮说,他希望通过拍摄这个纪录片,给大家看一个更真实的奥运会的故事。“想跟反对举办奥运会的人说,没有你们想得那么简单,也想跟支持的人说,没有那么顺利。我想给大家讲真实的情况。”

这次纪录片的筹备工作从招募对象开始,5月28日,竹内亮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招募令,参加奥运的运动员、参与奥运的志愿者、住在日本喜欢运动的华人等,都在募集对象之列。最终,有超过100封报名邮件纷至沓来。

“现在纪录片正在剪辑中,内容非常丰富,初剪的版本有3个多小时,很多都舍不得删掉。”竹内亮说。

在疫情的背景下,推迟一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注定成为一届不同寻常的国际体育盛会。对运动员来说,是空旷寂静的竞赛场馆;对观众来说,是不能去到现场观赛的遗憾;而对于媒体来说,是疫情防控措施之下,采访和传播难度的增加。对此,竹内亮在拍摄期间深有感触,疫情之下存在的很多不确定因素,也让他时刻感受到与往时不同的挑战。

“这次奥运会,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,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”竹内亮谈到了自己拍摄对象之一、从中国赶到日本参加东京奥运会火炬传递的廖宇靖的故事。

“他特意从中国飞来,隔离14天,但因为紧急事态宣言发布,他只能在室内传递30秒的火炬,回去还要隔离三周。”竹内亮说,他既为这位远道而来的中国火炬手感到十分遗憾,但也为其精神所感动,因为廖宇靖对他说,他代表中国来到日本传递火炬,向大家展示和传播中国的奥林匹克精神,感到很荣幸。

草根体育,是竹内亮和他的团队为这次纪录片选择的预热话题。他说,选择拍摄草根体育,主要原因是相关采访限制较少,但同时,在拍摄的过程中,也引发了他对体育更深刻的思考。

竹内亮说,草根体育是发展竞技体育的基础,有了充分的体育文化,才能有拿金牌的奥运冠军。他拿自己喜爱的足球举例:“比如日本踢足球比较强,因为日本的足球草根文化非常丰富,踢得好不好无所谓,大家都从小时候开始踢球,并且因为喜爱能一直踢下去,也有进入大学后,才被招进国家队的例子。”

作为一名拍摄纪录片的导演,在谈到日本网民对他的作品《好久不见,武汉》的不同反馈时,他坦诚地分享了自己的观点。

“拍摄关于中国的纪录片,是我‘自私’的想法。就好比你喜欢的东西被不了解不懂的人批评,肯定特别不爽。我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凭空去想象,都来看看,什么是真正的中国。”竹内亮说。

(记者王楚捷、牛梦彤、张逸飞)

新华社东京电

奥运归来,叙利亚女孩扎扎续写乒乓梦

新华社记者郑一、汪健

叙利亚乒乓球选手亨德·扎扎的奥运征程很短暂,在首场比赛中,她败给了39岁的奥地利华裔选手刘佳,早早出局。

然而,这个年仅12岁的女孩在站上东京赛场的那一刻,已然创造了历史:她是叙利亚第一位通过资格赛获得奥运席位的乒乓球运动员,也是本届东京奥运会年龄最小的参赛者,更是奥运历史上最年轻的乒乓球选手。

自从去年赢得东京奥运会入场券以来,扎扎就成了叙利亚家喻户晓的体育明星,给这个饱经苦难的国家带来了振奋和期待。在奥运会开幕式上,头扎马尾、身材高挑的扎

扎和另一名男运动员一起担任叙利亚代表团旗手。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在赛后专门给扎扎打电话,代表叙利亚人民向她表达骄傲之情。

作为在艰苦环境下成长的运动员,扎扎感到能参加奥运会本身就是收获,通过奥运会她开阔了眼界、积累了经验。她说:“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,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场馆,奥运会的氛围和我平时的训练环境太不一样了。”

扎扎出生在叙利亚中部城市哈马,乒乓球运动在当地颇为盛行。由于从小跟着身为乒乓球运动员的哥哥一起玩,扎扎也迷上了打乒乓球。一位国家队教练来哈马看球,一眼相中了身体素质和反应能力俱佳的扎扎,将她

选入国家队。仅7个月后,扎扎就夺得了叙利亚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亚军。随着在国内和地区赛事上连创佳绩,扎扎成为叙利亚乒坛的天才选手。

战争的阴霾几乎贯穿扎扎整个童年,萦绕耳畔的炮火声和人们的哀鸣让她早早学会坚强。持续十年的叙利亚危机,也让扎扎热爱的乒乓球运动发展面临困境。扎扎的教练穆罕默德·奥格利告诉记者,由于经费紧张、签证限制等因素,叙利亚运动员很难到国外参加训练或比赛,丧失了提高技战术水平的机会。而在恶劣的经济形势下,购买价格高昂的训练装备对球队来说也是沉重负担。

从东京回国后,扎扎第二天就投入了集训,备战即将在约旦举行的阿拉伯

乒乓球锦标赛。记者跟随扎扎来到叙利亚国家队训练场,发现这里的条件着实艰苦:狭小的场馆只放得下4张球台,队员们进行1对1训练时,有的球员只能在一旁等待;看不到发球机等先进设备,整个球队只有一袋练习用球,孩子们的球拍也都陈旧开裂;室内炎热不堪,全靠墙上一排电风扇降温,可为了省电球队尽量不用……

连日来,叙利亚南部突发军事冲突,通往约旦的公路被封,球队能否如期前去参赛仍是未知数。但扎扎和队友们仍然每天坚持训练7个小时,利用早晨和夜段时间打球,将白天气温最高的时段用来休息调整。对于眼前的种种困难,扎扎没有丝毫抱怨,她说:“尽管我

们的国家正经历危机,但我们仍然有能力去做任何想做的事。只要坚持,就能实现梦想。”

关于未来的规划,扎扎表达了希望到中国参加训练的想法。在奥运赛场上她会留心观看中国队比赛,并用手机拍下中国运动员打球的画面,观察和学习他们的招拍、旋转动作。在谈到自己的偶像、东京奥运会男单冠军马龙和她打招呼时,小姑娘的脸上笑开了花。

“中国队球员是所有乒乓球运动员的典范。”扎扎说,“现在的愿望就是球技变得和中国运动员一样好,争取在2024年的奥运会上取得成绩。”

新华社大马士革电

从运动员到教练员,王海滨的奥运记忆

本报记者王浩宇、张寒

从运动员到教练员,再到如今的中国击剑协会主席,对王海滨来说,不同的身份留下了不同的回忆。

因为会法语,可以和国际击剑队各路人士毫无障碍地交流,王海滨在潜移默化中,为中国击剑队赢得了话语权。伦敦奥运会上,在男子花剑决赛中,运动员雷声被裁判出示红牌连罚两剑,情势危急,王海滨用法语多次和裁判交涉,为雷声赢得中国首枚男子花剑奥运金牌立下汗马功劳。

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,由叶冲、王海滨和董兆致“三剑客”组成的中国男子花剑队在团体决赛遭遇传统强队法国队,双方战至44平,最后一剑王海滨和对手同时亮剑,但最终裁判把这个决定冠军归属的一分判给了法国队。4年之后的雅典奥运会,同样是决赛,

历史重现,只是对手换成另一欧洲劲旅意大利队,中国男花再次因争议判罚,与奥运金牌擦肩而过。

回想2004年的决赛,王海滨记忆犹新。“我们只要一发起进攻,意大利运动员就往你身上倒,就像足球比赛里的假摔一样,然后裁判就暂停比赛。我们好不容易抓住一个得分机会,就这么被干扰打乱了。通常裁判要判断是不是故意摔倒,故意是要掏牌的。”

那场决赛之后,当值裁判被国际剑联给予了禁赛处罚。

抗议和处罚已于事无补,告别遗憾,王海滨决定做出改变。

两届奥运会上,王海滨除了继续苦练技术外,开启了一段从文化上深入了解击剑的旅程。那个年月,中国运动员进入校园学习并不常见。悉尼奥运会后,王海滨进入南京大学学习法国语言文学专业。2002年,王海滨

前往法国贝桑松当地的大学留学,期间加入里昂一家击剑俱乐部。

选择法国是希望保持学习和训练的平衡状态,和当地运动员一同参加巡回赛,一起吃饭、聊天、参加各种活动。通过交流,法国当地的击剑圈对中国击剑有了更多了解。其实,以前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可能更多局限在外媒报道上。”王海滨说。

王海滨在法国精进了击剑技艺,更积极地推广中国击剑项目在国际上的影响力。特别是2006年,当他回到国家队出任男花教练时,积极组织队伍去法国训练,参加国际高水平比赛。在与国外高级别选手频繁过招较量中,雷声、王亮亮等中国男花新人迅速成长起来。

在这段中国男花实力突飞猛进的岁月里,王海滨在实战和训练之外,还在学术研究上结合自己的留

法经历,发表了《新裁判器下男子花剑项目技术发展趋势与主要特点分析》《中国、法国击剑教练员执教理念研究——选材与训练》等论文。赛场内外的复出,只等开花结果的一刻。

法国果然成为中国男花的福地。2010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男花团体决赛,中国队以45:43力克意大利队,首次夺取男子花剑团体世界冠军。王海滨和几代中国“剑客”的梦想成真了。

夺冠世锦赛后,王海滨治下的中国男花迎来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大考。男花个人赛决赛中,雷声在领先的局面下遭遇争议判罚,心态上出现了波动,导致连续失分落后。王海滨不希望弟子们在奥运赛场留下自己当年那种遗憾,关键时刻他利用局间休息,用法语跟主裁判据理力争,同时也对雷声进行了心理疏导,最后逆转局势,为中国夺得男子花剑奥运首金。

“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公平的环境。同时也告诫我们的运动员怎样去适应裁判,怎样去赢得比赛。”王海滨说。

时光荏苒,东京奥运会上的王海滨,角色又发生了变化。作为中国击剑协会主席,如何让中国击剑在国际上站得更稳,是他思考的新课题。“这次奥运会裁判没有一个是我们国家的,赛场上,从裁判到一些工作人员基本以欧美人为主。所以说,一个项目想从潜优势变成一个优势项目有很多的路要走,需要大家共同努力。”

想要在国际组织中有存在感和话语权,王海滨认为国际击剑的裁判委员会是一个突破重点。

从北京到伦敦,作为教练的王海滨用两届奥运会带领中国男花走上了世界之巅。这次以东京为起点,王海滨有更多期待。

(记者王楚捷、牛梦彤、张逸飞)

新华社东京电